

翠神乾坤

謝淑怡紅館開騷了，開騷前，她接受連申訪問，解釋為何去年忽然自言要自殺的原因：「那時感到沮喪，因為有人講太多謠言，對我傷害很大，說我失場、發癲、飄忽，甚至欠債，沒一樣是真的，可是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大家都以為是真的，受不了。」誰叫她不屑澄清，正中造謠者下懷。

關淑怡不再飄忽

謝淑怡紅館開騷了，開騷前，她接受連申訪問，解釋為何去年忽然自言要自殺的原因：「那時感到沮喪，因為有人講太多謠言，對我傷害很大，說我失場、發癲、飄忽，甚至欠債，沒一樣是真的，可是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大家都以為是真的，受不了。」誰叫她不屑澄清，正中造謠者下懷。

天言知玄

助手最近體驗了一段有趣的經歷：他的腦海中突然浮現連串不見經傳／他記不起名字／不知何時聽過的歌曲。後來透過互聯網搜尋，他終於發現，這些歌曲全都來自「某天王」二十年前出版的一張專輯。有趣的是，當年這張專輯推出的時間，正好是二十年前的這一個月，但到底為何突然會記起這些早已遺忘的歌曲，原因卻不得而知。

並沒有遺忘

根據有關記憶的研究，所有我們經歷的事情，全都儲存在腦海中，記得與忘記的分別，只在於有沒有新的刺激令我們將這些過去勾起，所以這個世界上並沒有真正的遺忘，只有暫時的記不起（不過，從另一角度看，其實也沒有真正的忘記，皆因我們的回憶全都是經過腦袋的整合，所以所記起的事情，很可能已與實際的情景相差十萬八千里）。

作家溫馨的家園

一九八三年秋，我參加「國際寫作計劃」那一次，印象最深刻有兩樁事。其一是，當年同時被邀作家吳祖光在愛荷華期間，吳祖光早年在重慶的一位遠適台灣女學生，因政治原因與老師睽離三十多年，她知道吳祖光出來了，特地從台灣遠跑到愛荷華會見恩師。蕭華琴不但接待了這位「世侄女」，還安排了食宿，為這次師生的重逢舉行了派對。女學生與恩師在第三國度相會，熱烈擁抱，激動得熱淚漣漣，所有在場的作家無不動容。

蕭華琴特別指出，這次聚會完全是純文學性的，沒有任何政治的企圖，是超越了政府的，純粹是寫作人之間的一次交談、交流，而非交鋒。蕭華琴主辦的「中國週末」，提供了海峽兩岸作家在第三地帶——美國中西部愛荷華城首次接觸的消息，哄動了海內外，也被稱為「第三類接觸」。

台聚

蕭華琴一九七九年舉辦「中國週末」，讓久遠的海峽兩岸作家在愛荷華首次相聚，可說是文學的功德。

玲、茹志鵬等等，也受到她的邀請參加愛荷華「國際寫作計劃」，後來都成了她的好朋友。

恭喜！恭喜！

以前，每逢這個時候，大街小巷便鋪天蓋地響起《財神到》的歡快歌聲，那時，年三十晚，不時有小孩按你的門鈴，高叫一聲「財神到！」於是家家戶戶不管願意不願意，也都紛紛開門迎財神，取出一點「利是」打賞。財神哩，誰敢得罪？小孩們得償所願，也就歡天喜地四散，再去第二家按門鈴。收穫了一筆紅包，個個擁有零用錢，正好過個肥年。

肉；兩者炒在一起，是華人的「發明」，吃起來很香，但聞起來味道很濃。香港的印尼餐廳有這道菜，改中文名為「香豆」，恐怕是擔心「臭」字嚇壞想試吃的香港人吧？我一大早溜進廚房，看媽媽炒菜，讓我在旁邊站着，她知道我喜歡雞心，便用筷子夾來給我吃。大年初一，父母親便帶着我和弟弟妹妹，我們三個最小的孩子，坐着馬車，去親戚家拜年，學大人打躬作揖，逗利是。但弟弟妹妹玩一會，就睡着了，只剩下我，不知疲倦地和那些孩子瘋玩，直到該回家了，父母才叫醒他們，弟弟要賴，不肯合作，抱在媽媽懷裡，繼續他的大夢。

到好友的北京同學Z在前門外南蘆葦園的家過年，他們家也是住大雜院的南屋，有一大間一小間，我們坐在屋裡的炕上，吃他們家包的水餃，格外香甜！前兩年我到北京，問起Z的老家，他說早已拆掉重建了！那麼，那個我曾經一度熟悉的曲裡拐彎的胡同，已經成了記憶中的風景了嗎？



■ 熱鬧鬧鬧過春節。



■ 情人節，送上玫瑰花，表達愛意。

愛情是什麼？

且來引兩本《魔鬼辭典》的說法看看，第一本有個副題，是「憤世嫉俗者詞匯手冊」，書中愛情一條的解釋是：「這是一種臨時性的精神病，可用婚姻來治療，使患者遠離病源也有同樣療效。這種疾病和齷齪等病一樣，只傳染於生活在人工條件下的文明人之中，那些呼吸純淨空氣，吃簡單食品的野蠻人從不受它侵擾。這種疾病有時是致命的，不過它對醫生的損害比對患者更大。」

杜亦道

每次翻舊照看到數十年前高二邂逅初戀情人女同學之照片，十分「不幸」，當年年初學拍照沖曬的黑白照片，四十年後居然沒有變色，仍然黑白分明，小女友唇亮齒白，每次看每次傷心低迴悽悽懷思，如果照片發黃發毛變色模糊，今日恨恨之心定然更加模糊迷濛，不致如此的刻骨亦痛了。

舊相片

日前說過，讀大學時愛戀過中文系一位校花，有幸能在卅多年後，由好友鄧達智輾轉尋獲，牽介再見。五十年前之戀人得以重逢，未見內心的激蕩不已。猜想着她現在或許是個乾瘦老太婆（二十變七十啦，又或是個肥胖老婦，見前志志不安，深怕幻影突掉在醬缸

隨想國

對於戀愛中人來說，今年應該有幾個情人節。第一個已經過去，那是二〇一三年一月四日，普通話諧音是愛你一生一世。第二個就是二月十四日的情人節，那本來是西方的，卻深深影響着東方。

路地察

為偏愛的是鄭保瑞的《車手》，但若說不領最佳電影的獎項，其實我也不反對，尤其是二〇一二年的香港電影，的而且確無論質量而言，均是近年新的高點。只不過若從電影表述的現象來看，我覺得又有一些新變可堪一書。

2012年的內地和香港互動影像

最值得一提的是內地和香港關係的互動變態，過去數年無不成為香港電影發展的主流大趨勢，而內容上的委曲求全，令到本土色彩盡褪，早已為人詬病。可是二〇一二年的香港電影中，顯然就內地和香港關係的形勢作出進一步的審視反省，希望可以在二元對立式的困局中，看到新詮釋的角度可能。